

## 你会花几年的代价去做个“傻瓜”

□温涛

那天晚上，袁兄参加完在济南的书画展，跟一帮大学老友回忆峥嵘岁月，喝得很尽兴。饭后到了朋友的工作室喝茶，他借着酒劲，铺纸，挥毫，等我停好车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赠我的墨宝写好了。

两个独具一格的大字：舍得。

他一发不可收拾，地上铺开了毛毡，一张接一张的六尺长宣，给在场不在场的朋友，创作了数幅。到了兴头上，连鞋子都脱了，颇有竹林七贤的魏晋之风。

袁兄的大学同学吴哥，是我的好友，他说，老袁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故事中最值得一提的部分，老袁自己说起来已经云淡风轻。

为了学习书法，他前后耗时九年，考了八次，才考上了研究生。

是的，没错，八次！对于有过考研经历的人而言，这应该算是一个接近极限的数字吧。

故事由此才切入正题。

袁兄1993年大学毕业，学的中文，毕业后回到县里，做了一名光荣的高中语文教师，按部就班结婚生子，虽然也有将“一群二流学生的语文平均成绩搞到了全县第一名”的骄人成绩，但对于从小喜欢书法、且不愿走寻常路的他来说，教书显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。于是，突发奇想：考研，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书法中去。

有多热爱呢？据说他曾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写字，甚至在家里、办公室的水泥地板，墙壁上挥毫……

家人是反对的，都以为他有问

题，但这还不是主要的，因为考研的话，英语是必考的，看看他自己晒出的八次英语成绩，你就知道他为此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：33、27、30、49、37、39、42、48，请病假自学，后来又上新东方，把他折腾得不轻快。

从2000年开始，考研之路正式开启。一次一次又一次，失败失败再失败。

冷水接连而来，但妻子一直默默支持他。一次散步的时候，妻子说了真话，原以为他考研是为了离开家，离开她，这个时候才知道，他真的是喜欢书法才去努力。老袁窃喜：因为那时候已经到七年之痒的时候。后来他还专门写了几十首诗歌，献给默默支持自己的妻子。这都是后话。

于是继续锲而不舍地努力。

等到2009年得知考试通过的时候，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时间跨度太长了！是的，的确太长了。他耗费了太多的时光和精力。

此时，支持他的妻子态度发生了转变：因为当时有两名研究生考入当地教育系统，进的是乡镇中学。这时候辞职去读研，是不是得不偿失？面临选择的时候，人总是要权衡得失，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。

回想起这段考研经历，袁兄说一点不后悔，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的人生历练和财富。

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，他留在了北京城市学院担任书法教师。

袁兄的经历，其实里面有每个人的影子，我们都曾经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。但浮躁的当下，真正像他这样用九年的坚持，去做成考研这样一件事情的，恐怕算是稀有品种了吧。

突然又想起日本那位傻乎乎的老伯木村，不顾外人的嘲笑，十一年如一日，勤勤恳恳地种无农药、无肥料的苹果，结果他的苹果最独特，全国皆知。

据说，日本的苹果栽培史有120年，之前也有许多人尝试过无农药、无肥料的栽培，都失败了。大家都是在尝试四五年后，放弃了。木村却像个傻瓜一样，苦撑11年。他的故事被写成一本书《这一生，至少当一次傻瓜》。

有时候想想，时光匆匆，人一辈子，能够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。我们急着选择，忙着权衡，汲汲于得到，却害怕失去，更不愿吃苦，总想以最小的代价，换取最大的收益。

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如袁兄送我的“舍得”二字，蕴含着智慧，古人将舍字放在前头，大有深意。

细细想一下，我们拿出恒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代价其实往往变得不重要，所有废寝忘食的付出，所有鼻青脸肿的碰壁，所有咬牙坚持的逆境……原来都是为了成就和考验我们而准备的，都是玉汝于成的炼金石。

如此这般，做一次锲而不舍的“傻瓜”又何妨。

## 从伤感到自豪

□刘耐岗

说到“代价”这个词，总有种悲壮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从我初中毕业后才开始的。

那是1990年。因为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，我选择了出门打工。做这个决定之前，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个时候，父亲已经从亲戚开的加油站为我谋了份不错的工作，我也已经领了一个月工资。另外家里还有十多亩地，父母岁数大了，多个人多把手，我虽然才下学，也五大三粗的样子，算个壮劳力了。出门打工，意味着我要舍家撇地，要从头开始。这个代价未免太大，我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，说你也该稳稳当当过日子了，还给我举例子：邻村王小辉，和我一般大年纪，非要去深圳，说要下海赌一把，最后把自己淹了个片甲不留。父亲语重心长地说，庄户人家，折腾不起啊！

应该不应该付出这个代价，我权衡半天，还是不能扳倒自己那颗满怀梦想的心。不去闯一闯，怎么甘心呢？我心中盘算，用几年青春，换一个理想的未来。

离家的日子是苦的，成长不也是辛苦的吗？

那是1994年夏天，我在北京一个副食店打工。周末，《北京青年报》的一则启事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是一个针对“打工感言”的征稿。

深夜，我辗转难眠。最后拧亮了灯，在稿纸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

挥手告别了家乡，告别了学校的花季雨季，来到北京城已经四年多了。在这四年多的日子里，独处的落寞、知识的匮乏无时不困扰着我，让我深感生活的艰辛、在外的不易，但也更坚定了我的决心，流一百分的汗出一百分的力，终会取得成功！在这片一心向往的热土上，让我们去奋斗，拼搏，成就自己梦想！

这段话充满了一股舍我其谁的正能量，写完后，我才知道，它一直就积蓄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爆发。我将那张承载我心声的稿纸放进信封，为自己还是一个有梦的人而兴奋到天明。

几天后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，好像全北京的打工者都在找我……其中一位叫魏如花。她的模样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，穿着一件病号服，倚在病室床头，旁边有大把大家送来的鲜花。新闻的题目是：如花弱女心志强志坚，为避强暴跳楼身残。

魏如花说，这样做，我不后悔。她还对我说起电影《喜剧之王》里周星驰扮演的角色出身卑微，却胸怀远大理想。他在剧组的第一个工作是杂役。但他把努力作为人生的第一堂课，上好它，最终让自己的人生光彩夺目。梦想从来不卑微，付出就有回报！

多少年后，我还记得魏如花这句话。现在，我对代价这个词不再伤感，而是更多感恩，甚至自豪。

## 代价

投稿邮箱：  
qwbxzt@163.com  
命题嘉宾：吕家乡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## 豆腐也会变石头

□马荣华

前几天住院，我遇到一位特别的病友。

他与我临床，五十多岁的农村汉子，结实方正，看病自己来，住院也不用人陪，做什么检查都轻车熟路，好多事都问在了大夫和护士的前面，看手机听歌聊天，就像一个新来的旅客，熟悉而自然。住在泌尿科的，哪个不疼得咬牙咧嘴，他却安之若素。

他说他是肾结石。烦人的结石年年长，不到四十岁就年年奔医院，十多年来早习惯了，县医院、市医院、省里的医院都去了，碎石、微创、开刀都用了，只是这石头生生不息，除不了病根。大夫去年就警告他说，下次不能再碎石了，要不两个肾都难保了。

说起病因，他说怀疑是小时

候吃豆腐吃太多了。吃豆腐吃到肾结石了？他躺在那里慢悠悠地回忆起来：小时候，家里就他这么一个男孩，宝贝得很。在那个大多数人吃不饱的年代里，农村家庭能吃上豆腐那就是天大的美食了。就因为他爱吃，爷爷奶奶就倾其所有地满足他，没钱就用地瓜干换给他吃，于是一连好多年他几乎天天吃，后来连卖豆腐的都不敢从他家门口过了。

就连卖豆腐的都看不下去了，这豆腐吃得有些光景和意思了。何况以前农村做豆腐大都用石膏，老百姓买豆腐喜欢挑硬点的，禁炖又实在，石膏放得自然多一点。我从网上看了几个案例，常吃豆腐和肾结石还真有些联系。

几十年过来了，谁会想到软

软嫩嫩的豆腐内蕴含着这么大的威力，直到有一天它的威力显现出来，那么细嫩的豆腐也会变成粒粒的碎石，年年生长，毫不停息，成为一块块天天压在他心头的石头，危及他的健康乃至生命，后悔少不更事的自己任性，稍稍抱怨长辈的溺爱，让痛苦从四十多岁开始伴随他的余生。

这溺爱的豆腐的代价让人忍不住一声叹息，再看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们，是不是也有这位老兄年少的影子，甚至还过犹不及，喜欢什么就吃什么，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，被家长们溺爱着任性着。

作为父母作为长辈，我们一颗颗像豆腐一样柔软的心，是否将来会变成压在孩子身上的一块块石头呢？

## 任性的代价

□姚德英

我1971年参加工作，两年后，即1973年有个机会上中专——青岛商校。

记得当时供销社一把手曹主任，给身在乡村门市部的我打电话说：“小姚，今年县上给咱供销社一个中专名额，支部会上大家一致推荐你去，所以就定下来了。你本人有什么意见，说看看？”我惊诧之余直截了当问了三个问题：“确实是中专吗？是否带薪？上学期间算不算工龄？”等主任一一回答之后，我说：“曹主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两天后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放下话筒，我心里像揣了兔子既激动又不安。心想，上学深造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可读中专，从没想到，要是去上大学那该多好！再说，即使上了中专，回来也改不了行，甚至继续站柜台。掂量再三，决定放弃名额。

当身边年长同事知道我的想法后，纷纷怀着既羡慕又关怀的心情劝我，我竟不知天高地厚振振有词地说：中专算什么！当年我学习那么好，尤其数学在年级都是尖子生，要不是“文革”早就读大学啦！再看咱单位，中专生五六个，他们还不是和咱一样当售货员。此话一出，好姐妹们个个表情尴尬，不置可否。

当时年轻幼稚阅历浅薄的我，哪知道虽同为售货员，但身份有别。人家中专生是堂堂国家干部，而我们这些“大把抓”则是低人一等的普通工。自己只顾一味任性，为啥不反向思考，机遇面前，领导高看我，还不是他们对我平时工作的肯定与信任。

两天过去，曹主任听到我的答复后，电话那头他声音低沉不无惋惜地

问我：“小姚，你以后不后悔吗？”“不后悔！”我口气决绝。

最后，这个与我擦肩而过的名额，让一位男士如获至宝。那个年代，求学深造，不被个人愿望所左右。它无需考试，而是从工农兵三个阶层推荐。被推荐者不一定是初高中生，甚至小学程度都无所谓，但必须根正苗红，政治清白，其次要在本职工作中表现优秀，方有资格列入推荐范围。

嗣后，尽管国家于1977年恢复高考，全国上下广纳人才，但因家庭遭遇变故及各种不利因素困扰，我别上大学，就连报名的念头也被现实生活消磨殆尽。

漫漫人生路上，当我干够了售货员这个行当，且有人愿意帮忙改行时，“工人身份”这道无形而不可逾越的鸿

沟，毫不留情地把我挡在政府机关大门外。假若当年我上了商校，笃定是一路鲜花陪伴我。

改革开放后，国家百废待兴极重视人才，但凡有大中专文凭者，皆人尽其才，统统被重用。当年那些从二三线城市分到单位的大中专同事们，一个个犹如振翅高飞的小鸟，有的飞回自己的家乡，有的调到当地相关行业任职提拔。而我守着老本行，由于受经济大潮影响与冲击，却越混越差。1996年底整个行业接商业局“45岁一刀切”的命令，不管男女，全部办“内退”。从此，砸碎铁饭碗，回家。

我的经历让我认识到，人不能太任性。任性的代价是无情的甚至残酷的。关键时刻，要学会审时度势，冷静思考。